

南史识小录



北史識小錄卷五

錢塘沈名藻潤芳秀水朱昆田文盛

原輯

後學錢塘張應昌補正

魏列傳

本史補

桓帝崩衛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云

招喻六狄豪心遠濟

對揚毗翼功濟方州

以上衛操傳

尉古眞明元初爲鴻飛將軍

尉古眞傳

尉瑾子德載

瑾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

皆笑

尉地干善嘲笑效人

舉。以上尉瑾傳

穆壽自恃

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

勝人不須苦教之

穆紹見爾朱榮捧手不拜榮謂

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

穆平城早卒始平公主

亦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以上穆

崇傳

詔奚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

拜天部大人。

奚斤及將娥清劉拔爲赫連定所禽。

後太武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

還以辱之。

以上奚斤傳

奚牧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

仲兄。

奚牧傳

道武北狩豺山收和跋刑之路側誅其。

家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風雲四塞怪問之羣下僉。

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

牲霧卽除。

和跋傳

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論

燕鳳對苻堅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

燕鳳傳

崔宏初避難齊魯問郝軒歎曰斯人也不因。

扶搖之勢而與鵠。崔飛沈。道武置八部大人以擬

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

以上崔宏

傳

崔浩在宮省。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命

賜以御粥。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每至郊祀。父子並

乘軒輅。浩對帝曰。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

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居北方。山東有變。

輕騎南出。百姓見之。望塵振伏。帝與浩論劉裕慕

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

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帝問屈丐何如。曰。擲豎小人。

無大經略。浩父疾篤。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浩不好莊老之書。曰。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

不可揚於王庭。寇謙之每與浩言深美之曰斯人
言也惠皆可底行當今之皋陶也。浩纖妍白皙如
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浩欲修服食養性術
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因師事之。太武討赫連
呂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昏冥宦者趙倪曰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
助人願攝騎避之浩叱之曰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
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議伐蠕蠕張深魏書
作淵
徐辯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不可舉兵浩難深曰陽
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戰伐者用刑之大也
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臣觀天文月行掩昴其占大

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又曰如何當

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

也。帝指浩示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纖厓懦弱。

手不能彎弓。持矛其冑中所懷。乃踰於兵甲。帝討

赫連羣臣。慮宋軍在河中。浩曰。義隆宋文帝名與赫連定

同惡相連。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又曰赫連定殘根易摧。剋定之

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江淮以北。無立草矣。將討

沮渠牧犍。李順等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

一丈。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

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

浩曰漢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槽浩曰臣

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

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

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世以爲報應浩食經序諸

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

供祭祀龍興之會余備位台鉉賞獲豐厚牛羊蓋

澤衣則重錦食則梁肉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

崔宏行押特盡精巧

魏書卷二十四作行押之書

魏晉以來已有之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多

崔寬爲陝城鎮

將號曰能政

以上崔浩傳

張袞從追蠕蠕諸部帥言糧

盡不宜深入帝問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
信道追及大破之帝問衮知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
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
輕騎卒至彼必驚散其勢然矣 衮曰遭風雲之會
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 道武破劉顯賀納登

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乃命衮爲
文 衮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

張衮傳

經邦緯俗

崔宏家世雋偉

總機任重

上以

論

明元卽位奚斤安同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

聽理萬機世號八公

長孫嵩傳

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所

部鄭縣令泉琛爲百姓所訟儉大集僚屬於聽事前

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
法周文與儉書曰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
川肅羣下聞之嘉歎儉徵授大行臺尚書常與羣
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與語常肅
然畏敬恐有所失周文謂儉曰尚書志安貧素可
改名儉以彰雅操梁肅營內附遣使入朝至荊州
儉列軍儀具戎服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
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
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長孫
儉傳

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長孫道生傳

仁壽元年長孫晟奏臣夜登城樓望見磧

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長孫晟傳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試以禮記月令讀數紙纔

一編誦之若流周文帝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爲

當今模楷

紹遠官大司樂定樂制號樂祖

以上長孫

紹遠傳

長孫覽初名善周武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

先覽遂賜名焉

隋文帝謂曰柱臣素望實屬於公

以上長孫覽傳

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

準爲主妄造祆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

不足準喜從之

長孫肥傳

門社世祿榮被後昆竝統

師旅俱司禮閣

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

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

不隕先構

以上

于烈與

元不陸叡李冲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

帝謂烈

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咸陽王禧爲宰

輔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

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

何異烈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

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

可得也

于忠鯁氣正辭

忠不交勝已惟與章初

壤楊保元爲斷金之交

以上于栗磾傳

于謹以久當權重

願保優閑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曰今

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

于謹傳

于仲文九歲於

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
資父事君忠孝而已

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

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曰于安固少

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

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

氏自若遂呵詰杜氏服罪

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

仲文字

以

于謹平江陵

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無所取惟簡賞口內名望

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

于翼傳

大樹將顛蓋非一

繩之罪

論

崔浩不信佛道崔模深所歸向雖冀壤

中禮拜形像浩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模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浩模顱別祖兄弟

小名桃簡顱以上崔崔彧善醫術中山王英子

小名周兒略病彧針之抽針即愈崔罔臨終誠子曰恭儉福

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

而傾覆以上崔崔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朝廷疑

議取正焉咸謂崔向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崔休傳崔

悛授徐州刺史魏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

之使人相聞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曰崔徐州

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崔悛傳盧思道與崔儵酒後

相調儵曰假邈無聞偃邈思道思道譏儵云高胄官

薄。崔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子侃使

梁爲陽斐副貳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雋異與兄子瞻詣晉

陽寄居佛寺贍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崔休弟賁子愍字

長謙濟州刺史盧尙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爲長謙求尙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

於是同日成婚。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崔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

一體勿作同堂意。長謙讀書手鈔八千餘紙天文

律厯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以上崔儵傳王晞

遨遊輦洛悅其山水與盧元明魏季景結侶同契往
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晞復故人書將軍威德
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 文襄謂晞等
曰我弟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 晞諫常山
王遵曰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
刀箭豈復識親疎 又謂王曰朝廷疎遠親戚甯思
骨血之重殿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 晞拜太子太
傅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以上王
晞傳 王皓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
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皓曰大鵬始欲舉燕雀
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 王皓
傳 封

隆之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鄆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晉州北界霍山千里徑山坂高峻大軍往

來士馬勞苦封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從之

封孝琰善談戲祖珽輔政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

於餘人

以上封隆之傳

郭祚謂子景尙曰封軌高綽二人

竝幹國之才吾薦之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

梁軌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

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錯不如封生遠矣

以上封軌傳

古弼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

後改名弼弼欲奏事遇帝與劉樹棊侍坐良久不

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摔樹頭掣下牀手搏其耳拳毆

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以上古王洛兒爵新

息侯加直意將軍王洛兒傳車路頭封宣城公忠意將

軍車路頭傳來大千從明元校獵見獸魏書作虎在高巖上

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大千傳詔曰尊老尙更欽

賢敬德仰稟先誨企遵猷旨尉元宇文活撥入魏

爲第一客敕宇文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

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福

善於將養竝無損耗以上字宋瓊母病季秋月思

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宋隱尙書李冲見宋弁

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弁恨李冲而與李彪